

主 旨：臺灣領有後，日人在教育政策方面，如何包含或排除臺灣人爲「日本人」

出 處：小熊英二，〈日本人〉の境界，（東京都：新曜社，2005 第 9 版）。

報告範圍：pp. 93-109 （第 4 章 臺灣領有 第二部分）

主讀者：洪偉朕

---

## 第4章 臺灣領有

一、 外國顧問之同化反對論

二、 「殖民地」亦或「非殖民地」

三、 國防重視論及對歐美意識

（以上上回已報告）

四、 「日本人」化教育之始

身爲臺灣總督府第一任學務部長，肩負臺灣教育政策責任之伊澤修二，在 1896 年國家教育社定會之演講，有這樣的敘述：<sup>40</sup>

首先要考量者，所謂臺灣一地，大體而言是日本國之體，亦即爲日本國之一部份？亦或如印度之於英國，安南、東京(灣)之於法國，並非英國、法國之一部份，純粹為殖民地，所謂母國可得些利益即可？我認爲此二者在精神上若能決定，教育方面自會有定見。

台灣是「殖民地」嗎？或是「日本國體的一部份」這樣的問題，不用說就跟原敬所提的二選一是同樣的性質。雖尙須視左右選擇之事而定，不過伊澤的回答很明確，即是「稱爲臺灣之地，已經是我國的領土，也就是所謂臺灣的人民，早已成爲我國人民」。（『伊澤修二選集』五九二頁）

伊澤的教育目的也很明確。可從他在 1895 年 11 月的演講看出：「此新領地的人民，爲我皇民之一部份，若真能使其同化，可謂確實是我南方無比的大干城（按：意即大護衛）。」這

---

<sup>40</sup>伊澤修二「明治廿八年ノ教育社會」（「國家教育」三三號、一八九五年）一〇頁。原文是沒有漢字片假名文，標點符號。

段話表示，確保臺灣是爲了當作國防據點。他在抵臺之前，曾作以下之敘述：<sup>41</sup>

維持新領土的秩序……根據威力征服外在的同時，特別是精神上的征服，務須去除舊國的梦想，發揮新國民的精神。即是務使他們日本人化。把他們的思想改造，跟日本人的思想同化，務須全為同一國民。要如此征服他們的精神，此即普通教育之任務。

伊澤認爲，教育臺灣人，就是爲了要改造他們成爲「日本人」，爲了確保臺灣，要瞭解「精神的征服」有其必要。

同樣是來臺之前的談話，他指出在台灣「耶穌新教派的傳教士」以羅馬字滲透教育乙事，他主張，要與此對抗，須使臺灣人民推展日本語、及「聖天子之御稜威」。(同五七一頁) 臺灣與之後和日本合併的朝鮮相比較，歐美人的傳教士沒有擁有很多的土地，儘管如此，領有臺灣時仍約有五所長老教會經營的學校。在北海道的情况也相同，他們是和「日本人」化教育對抗的對手。

伊澤一面強調臺灣人「日本化」的必要性，一面陳述：「例如基督教的國家，據稱以宗教執行其事……但打從內心，臺灣的日本化，除教育之外，還能有什麼呢？」歐美列強對原住民的對策採用基督教，其相同的機能，可由教育窺之。日本在江華島事件，對朝鮮採用砲艦外交後，將佛教僧侶、及日本基督教團體送往朝鮮，執行布教活動，以和歐美人的傳教士相互對抗，他們最終都失敗。而後至 1930 年代，開始強制當地人參拜神社，這是對於原住民，除了使用學校教育外，另一種當年伊澤所見不到的「精神征服」的手段。<sup>42</sup>

登陸台灣之後，燃燒著此使命感的伊澤，從 1895 年七月，開始展開學校的日本語教育，1896 年三月，將國語學校改組。如前述那樣，1895 年末發佈臺灣平定宣言，之後因爲武力抵抗持續，文字和武力的戰爭並行，以教育執行征服戰爭的任務。

1896 年一月武裝抗日蜂起，學務部所屬的六名內地教員戰死的事件，是教育執行征服戰爭的象徵。伊澤對於同僚之死，其評爲：「幾度揮淚，卻仍揮拭不盡，然行止可稱是爲國犧牲，實在難能可貴。」「到新領土施行教育的人，務必與此次死亡的人有相同的體認。」教育戰爭的文告四處傳發。(同五九四、五九五) 這些教員之死，學務部以地名冠之，美化稱之爲「芝

<sup>41</sup>參照朝鮮的宗教政策，請見韓哲曦「日本の朝鮮支配と宗教政策」(未來社、一九八八年)。關於芝山巖事件詳細見下沼八郎「台湾における植民地教育行政史の一考察」(「国立教育研究所紀要」一二一集、一九九二年)。

<sup>42</sup>見伊澤前述的「台湾の学事」三四頁。

山巖精神」，在台灣與內地的教育人員間，廣為流傳。此次事件尚有二十多名內地人死亡，日本軍隊爲了報復，殺了約一千五百名臺灣人，焚燒家屋約一萬戶。

伊澤又舉出在戰死教員的教導下，產生一部份協助鎮壓抗日勢力的臺灣人，其敘述爲：「因亡友諸氏之努力，的確約有三十名臺灣人，存有日本人的思維。」（同五九四頁）伊澤所謂的「日本人」首要者爲協助日本軍之人。

正是從如此的方針到教育，伊澤當然不會對間接統治的路線產生共鳴。有一段有興味之插曲，此爲他在 1895 年十一月的演講中，提到法國「安南教育局長」所給予的忠告。此教育局長述及：「在語言風俗完全不同的地方建立學校，要施行法蘭西語，要有好的結果是不可能的。」「此可提供日本對台灣教育之參考。」但是對此，伊澤對此言之評價爲：「法蘭西如此的說法，是沒有人會相信的。」反應非常冷淡。又他在登陸臺灣後，經營學校的英國傳士，告之以當地語言教育原住者將失敗，對此他的回答是：「自己十分確信，要教日本語」。（同五八七、六四九頁）教育的目的在養成殖民地的勞動力，姑且不論這只不過是知識的傳達，若不能育成忠良的「日本人」，則實行日本語以外的教育等等，理當沒有意義。

以カークウッド的主張而言，經費節省方面，應該儘量積極利用原住者的私學機構，但是伊澤對臺灣傳統的教育機構，如私塾的利用，態度消極。依他所言，在那裡實行的教育，不止「和我們維新以前所接受的教育一樣」而且「施予文明的教育」是有必要的，但是上述的問題在於本地的教育機構原是：「教則依照中國皇帝欽定，奉行中國皇帝的御名而教授。」（同五八五、六一一頁）利用此教育，要使原住者成爲忠良的「日本人」是不可以期待的。

伊澤也沒有漏掉同化論的趨勢，他主張臺灣的人種、文化、地理都與日本很接近。他認爲台灣是「其位置是飛跳都可到的地方」，與英法的中南半島、印度在「地球的反對面」，其「關係大大的不一樣」。而且語言也是「同文之國」，文化面之儒教也是共有，「不管如何說人民幾乎是同人種」，因此：「我國與臺灣教化的關係，與其他之外國和東洋諸國對比，全然不同。」（同五九二、六三八、五八六--五八七頁）。

伊澤認爲間接統治是「假他主義」的預備，他認爲因此歐洲諸國的殖民政策才能成功。依伊澤見解，這主義是以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差異爲前提：「如此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，才能長久保持，也就是統治者本國的語言，以不教爲宜。」這樣的方針，以荷蘭對爪哇

的統治為例，荷蘭官員就任時要學習當地的語言和當地的習俗，但當地人禁止學習荷蘭語。又伊澤提出松前藩對愛奴人的政策，也是：「跟法蘭西人或荷蘭人，在安南、東京（灣）、和巴達維亞所施行的主義完全相同。」（同六三六、六三七頁）

然而依伊澤的見解，這個主義是以統治者這方和原住者「如神的子孫和奴隸程度上的不同」為前提，人種的、文化的差異很少的地方，很難期望他成功。<sup>43</sup>他對於這問題有以下的發言。

唯我日本數十年來由泰西輸入文明，以及學術、器械百物進化，和彼臺灣智德相較，最初並無不同。我個人認為所謂臺灣的人民和日本人民相較，絕對不見劣勢，幾乎相同。和彼法國之安南、東京（灣）之佞他主義不同，相同的人有相同的樣貌、有相同的智德、其他任何事也大致相同。然而，我等為神的子孫，汝等居於下位，這樣說並不可行。

此發言是日本這方之論者反對間接統治，以認同的理由，率直的表現出來。

伊澤的同化論為：「我等為神的子孫，我大和民族之外，所有人類都低吾一級……此主義之到來，有很大的錯誤。」稱作「一視同仁」的另一面。（同六四〇頁）他在 1896 年帝國教育會的演講，披露出以下的歷史觀點。（同六一五一六一六頁）

……依據古代我國學者等之說法，所謂日本國民就是除了所謂大和民族之外無他，我想這是很大的錯誤。我皇室之御恩德，絕對不只限於這樣狹隘的範圍，實際上乃如天地之洪大。因為皇室以一視同仁的精神看待世界各國人民，任何人只要服從天皇，就是其臣民……我國的臣民之中……中古以來歸化的人，絕不在少數。

強調古代的渡來人，是日本同化政策成功的事例，「日本人」可視為混合民族的說法，也在以後的朝鮮同化論中散佈。

從這樣的思想，伊澤嘗試進行如何的教育政策？根據他在 1896 年提出的計畫，原住者的

---

<sup>43</sup>伊澤的教育計畫請參照「台灣學事施設一覽」（選集五九六—六〇三頁）。カークウツの譴責見前述の「カークド氏台灣ニ關スル覚書説明筆記」第三回一頁。伊澤的教育政策勸阻「佞他主義」の間接統治，設置所謂的「自主主義」「混和主義」類型。在這之中「自主主義」是德國亞爾薩斯、洛林的統治或是美國合併夏威夷所施行的同化政策。「混和主義」是以加拿大將法語系居民和英語系居民「混和」為例。伊澤認為亞爾薩斯洛林之所以失敗，夏威夷之所以成功，其差別在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間的「自由主義」，臺灣應該提倡「混和主義」，但是他的加拿大觀「說英極力全部都位於在英國女皇之下」（選集六三八頁）

教育機關有國語學校一所和師範學校三所，並且各師範學校皆設置附屬小學校。其中，國語學校在培養「翻譯者、官吏、實業者等」公私立事業中的核心階層；師範學校以培養在地的教育人員為目的；各種附屬小學校有作為預備教育、及「小學教育的模範」的企圖。

再則，伊澤計畫的特徵，與沖繩的教育政策相同：所有學校都是免授業費，許多的情形是只要負擔食費。領有臺灣後，他所設立之國語傳習所、國語學校都免授業費，無庸置言，此為期待就學率上升的舉措。當時除了沖繩以外，內地要徵收授業費，直到 1900 年內地才實現初等教育免費。再則，並未像カークウッド一樣對身份設限。伊澤並未出席カークウッド在東京對閣僚們所作的說明會，在獲悉此內容後曾寫信表示抗議。<sup>44</sup>

再則，伊澤的計畫，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的修業年限是六年，第二年的五月，發表了六年制的小學科和四年制的中等科接續的公學校案。當時內地的小學校是四年制，在 1907 年才考量延長成六年，故其計畫有相當的野心。伊澤將新領土的臺灣，當作內地尚未實現的國民教育之實驗場。

再則，關於授業科目，原住者都授國語（日本語）。當然，名稱不用「日本語」而用「國語」，沖繩教育也是如此，有表示台灣是「日本」所有之意。附帶言之，內地以讀書、作文、習字統合設立所謂「國語」這個授業科目，是在伊澤計畫後的四年，也就是 1900 年。

但是，只有日本語教育，並不能養成忠誠心。從要到臺灣赴任的教員中，有這樣的聲音：「不認為教授國語就可以取得同化的結果，可用日本語鼓吹非帝國主義、社會主義。」害怕會產生如同カークウッド所稱，由接受教育的底層民眾出現反叛者的危機。其他的教員有這樣的敘述：「操著流利的口語，使其精神全面日本化最為重要，但是如果二者不能得全，寧可國語不流利，也要使其頭腦日本化」，並指出菲律賓的獨立運動家アギナルド(E. Aquinado)就是接受西班牙語的教育。要補充的是，依伊澤的計畫，將「修身」置於所有科目之上，以教育敕語為其基本。伊澤在 1896 年 10 月申請將教育敕語授予臺灣，隔年四月，將敕語謄本授予國語傳習所和國語學校。

再則，授業科目包括算數、體操、唱歌、理科、圖畫等，此外還規畫有地理和歷史。但

---

<sup>44</sup>高岡前掲の「公学校ノ修身科ニ就キテ」四頁、平井又八「公学校に於ける漢文問題敢て橋本君の教を乞ふ」（「台湾教育会雑誌」六號，一九〇二年）一六頁。

是伊澤於此並不是以知識普及為其目的。伊澤持著「臺灣昔日是日本人的領土，為荷人所欺而奪走」的歷史觀。（同，五二九頁）這論點，乃是根據鄭成功的母親是「日本人」，鄭成功是在台灣與清朝戰鬥的英雄，在日本，近松左衛門的淨瑠璃「國姓爺和戰」故事家傳戶曉。在沖繩用第一任琉球王舜天是源為朝之子孫的歷史觀，臺灣則是所謂鄭成功的傳說。

伊澤在 1897 年的演講中，提到歷史教育之目的，即是將臺灣自古以來就是日本的領土「要有被清朝所奪取的說法，日本和臺灣，歷史上自古以來就有不絕的關係，要將這些觀念充分的輸入臺灣人的頭腦。」他如此明言。再則，關於地理也是如此的考量：「臺灣和我國地理上的關係事實上是一脈相承的，在自然上幾乎就附屬於我國。」根據伊澤，要將臺灣編入日本以及所謂「日本人」的想像共同體中，歷史和地理被認為是必要的科目。

## 五、捲土重來之非同化論

以上伊澤的教育計畫，卻沒有原封不動的實現。以當時的財政狀況而言，他的構想野心過大。日本政府無法承受臺灣統治之補助金，已宣告總督府要削減預算，受此餘波衝擊，總督府不僅無法實現伊澤之提案，連已經營運的國語學校也收到縮小方針的通告。沒聽說伊澤向當時的總督乃木希典提出強烈的抗議書，1897 年七月，學務部縮小成學務課，伊澤也被免去現職。<sup>45</sup>與兵不血刃就佔領的沖繩相比，當時的總督府，被當前抗日武裝勢力所逼，所以教育政策並不是最優先的課題。

儘管如此，伊澤的教育基本方針還是沒有全盤被否定。在他離開總督府之後的 1898 年七月，決定制定臺灣初等教育的公學校令。同時發佈公學校規則第一條「主旨在養成國民性格同時精通國語」，重視以教育敕語為核心之科目：「修身」和「國語」。此外，不問原住者的階層皆可入學、或者「公學校」之名稱，乃至修業年限為六年等，都反映出自伊澤的構想。但是歷史、地理、理科、圖畫從授業科目中刪除，不設置中等教育機構，最好的免費教育被否決，公學校的經費，其授業費由當地負責供給。雖然學校建設或營運的費用，皆由住民負擔，

---

<sup>45</sup> 參照伊澤的意見書「乃木總督二提出シタ具申書」。學務部縮小的經過請見臺灣教育會「台灣教育沿革誌」（臺灣教育會、一九三九年）四四—四八頁。

但是學校的設立必須得到知事廳長的認可，教科書也採用檢定制。46總體來說，一面基本上承繼伊澤「日本人」化的路線，一面將初等教育簡化，中等教育省略，並且財政負擔強制由住民負擔。

這種不完全施行的形態，招致現職教員的不滿。在內地已經有的經驗，徵收授業費或經費由居民負擔，將被視為珍貴勞動力的孩子送到學校引起反彈，遂發生破壞學校和拒絕徵收的事件，就學率無法上昇是可以預想得到的。何況住民反感相當強烈的臺灣，更是如此。教員們認為，住民負擔經費與培養忠誠心之教育，是充滿矛盾的政策，費用的徵收和勸導就學變成需要奔走勸說。

閱讀當時臺灣教員的機關刊物『臺灣教育會雜誌』，可以看到「總督府採用教育，當作經營本島的基礎，使本島人同化成我國國民，他日可以成為國家忠良的國民，以便本島之占領可以永遠流傳，無非是此一方針。」或者「國語精通這四個字，和培養國民性格異名而同義」這樣的詞句很多，讓大部分的現職的教員，可以瞭解伊澤派「日本人」化路線的方向。又則，和伊澤相同的觀點，包括古代日本民族是渡來者或是同化先住民族，以這的歷史觀論證：「今日的琉球臺灣民族，日後也非得和日本民族同化不可。」有這樣的主張。但問題是公學校的就學率完全沒有上昇，1908年就學率不到5%。以培養對日本的忠誠心為目的，修身的授課不列舉中國人，改為列舉內地的偉人，事例或奇聞逸事使用內地事例，這樣的意見相當的強烈，但是這樣要使原住者接受便很困難的。47

象徵此問題的事件，是漢文教育存廢的爭論。當時臺灣的公學校，有中國古典一科，教授漢文，教育敕語也翻譯成漢文。對此，倡導廢止漢文教育的教員，提出語言學者上田万年的話「日本語是日本人精神的血液」，主張中國古典教育與教導向中國皇帝效忠是一體的。主張漢文教育繼續存在的教員，認為漢文是父兄們重視的科目，也是就學率的保證，並出現「盡可能鞭策讓多數的學童進入學堂，為當今第一要務」漢文的確是有利於同化」有這樣的反論。

---

46 「台灣教育沿革誌」二二三—二三八。

47 引用前列高岡的論文一，一六頁。石田陸舟「公學教育につきての雜感」（「台灣教育會雜誌」一五号、一九〇三年）九頁。前田孟雄「公學校の修身科を如何にす可きか」（「台灣教育會雜誌」八号、一九〇二年）一九頁。

這樣的爭論，廢止的一方強調「外國的文字有外國的思想，培養不出本國的精神思想。」，日本語教育和忠誠心育成是不可分的。存續的一方主張日本的國民道德也可以利用漢文來教育，日本語熟練，精神上卻沒有日本化的案例是更加危險，如前所述，並以接受西班牙語高等教育的菲律賓獨立運動家アギナルド為例。可是這個問題爭論的本質，存續一方面有這樣的言論：「沒有經營公學校經驗，以及沒有徵收人民協議費經驗的人，不瞭解其中的困難和苦心，只是直接以理想判斷，高唱廢止漢文。」主張存續漢文的教員雖述及「以理想而言，並不提倡絕對的漢文保存」但是現實面上「免除授業費，學費並非由國庫或地方稅支出，這樣實地並不可行。」<sup>49</sup>

經由教育，急速達成「日本人」化，免授業費的義務教育制度也有其必要，這已是很明白的事。如前所述，1900年內地初等教育成爲免費，臺灣從原本教育政策的實驗場，一變而爲要向內地教育之進展取經。

其中，1900年就任之學務課長木村匡，主張臺灣也應該實行義務教育制度。木村主張「母國和新版圖結合」以及「統一主義」，目標在「施行國民教育」。但是他的提案被下令節減經費至上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拒絕，木村就職不到一年就被免去現職。<sup>50</sup>由持地六三郎取代接任學務課長，他的思想與伊澤或木村完全成對比。

持地在1902年著的內部文書「縣治管見」，明確說出「本島的政治，務須以進行殖民地經營爲目的」而且言明「殖民地經營的目的在於利益的取得」。<sup>51</sup>持地以這樣的立場做出批判：根據「同化主義」，則有「同於內地的課程」須由「國家負擔」的構想，這卻是「本島經濟財

<sup>48</sup>有關這爭論的論文有「台湾公学校に於ける漢文科に伝」（『教育時論』六一六 - 六一九号、一九〇二年）、「平井又八君に答ふ」（『台湾教育会雑誌』一〇号、一九〇三年）、平井前文所提到的文章（『台湾教育会雑誌』六-八号、一九〇二年），這裡引用「教育時論」六一七號九頁，「台湾教育会雑誌」七號二、九頁。駒込前面所提的書中揭示這爭論，平井的漢文存續論是「自由構的成國家主義」是在「普遍主義」之上（六七頁）。但是這種引用，因爲平井熱心於對日本忠誠心的育成，爲確保就學率反對廢止漢文。這與認爲的日本語教育和忠誠心是不可分的橋本不同，筆者認爲要忠誠心育成故日本語教育要優先。橋本認爲和爲教育會誘發對中國的忠誠，平井敘述「臺灣人就像一般中國人一樣缺乏國家觀念，一」（八號三頁）高野對臺灣人一樣抱持的這種蔑視的樂觀態度。

<sup>49</sup> 同上記論文。引用「教育時論」六一七號八頁，「台湾教育会雑誌」八號七頁。アギナルドへの言論在「台湾教育会雑誌」六號一七頁。

<sup>50</sup> 木村匡「台湾の普通教育」（『台湾教育会雑誌』二八號，一九〇四年）三、五頁。

<sup>51</sup> 持地六三郎「県治管見」（『後藤新平文書』七一七三）原文是用漢字和片假名。持地的經歷參照「持地六三郎の生涯と著作」（『台湾近現代史研究』二號、一九七九年）



政之現況所不允許的」。

持地對同化的批判，不只是成本論，還結合他的臺灣人觀。換言之就是「這些新附的土人，先天的思想、風俗、習慣有差異」此對手「期待千百年後本島土人日本化」這些並不實際。持地認為「學問的普及、人智的啓蒙對於增進殖民地經濟是有必要的」不過在施行上，「初等教育最重要的就是科學的知識的修養」。他從這樣的立場，批判公學校的現狀是以「國文國語的修養最爲重要」，應代之以獎勵實業教育，並提出改善、活用本地書房的建議。持地的教育計畫，很明顯的是力ークウッド派的殖民地教育路線的轉換。

持地的構想，現實上並未反映許多要素。他的「縣治管見」與同化論者對照，顯示對歐美文明有太多的憧憬。他主張比起國語教育「科學知識」應該優先，他主張「歐美諸國物質的進步、產業的發達，都是科學知識的結果。」便是如此認識下的產物。不只這樣，他形容日本語的文言文是「不經濟不適切的文字文體」，終究以後內地的假名和漢字都會滅亡，主張「羅馬字的使用在語言學的進化中是必須的」。當時文部省的國語調查委員會剛剛設立，日本語的書寫形態尚未完全固定，在台灣教員之間，對日本語的教育，也有要教文言口語一致體，或者教歷史假名的爭論；主張羅馬字論者在內地僅是歐化論者中的一小部分，在臺灣則幾乎沒有。<sup>52</sup>

再則，持地批評「下級官吏和教育人員都以母國人擔任」此狀態「不經濟」，提倡最終「公學校除了校長之外，所有教員都須由本島人擔任。」但是要此一計畫，放棄培養忠誠心或放棄重視「國語」的教育路線，並不可能。持地對於歐美傳教士，在教育活動中「使用羅馬字，給予本島土人科學知識和精神修養」給予很高的評價。這大概也是重視國防的同化論者，所無法接受的。

一般來說，持地的構想恰如其分的合理，但無法原封不動的實行。而且，既然伊澤派們提出臺灣教育「日本人」化的路線爲既事實，持地個人沒有辦法全面改變。他擔任學務課長之後，當然仍無法採用羅馬字，重視「修身」和「國語」的教育方針也仍不變，科學教育也沒有充實。

持地就任之後，1940年制訂新的公學校規則，其基本方針仍舊不變「主旨在施行國語教

---

<sup>52</sup> 最後採用歷史假名，這爭論別篇文章有所討論。

育，施行德育，以養成國民的性格；並授予生活必須的普通知識技能。」這段文字中「國民性格的養成」以下部分，抄自內地 1890 年公佈的小學校令第一條，條文比內地改正前的規定更相近。漢文的授課以「日常工作」所用之「普通的漢字、漢文」為主。從教育的內容省略中國古典經書這點看來，可說是加強同化的路線。<sup>53</sup>

持地本人在就任初期以「縣治管見」展現其教育計畫，其後的主張很低調。他在 1904 年臺灣教育會舉行的演講中，自誇的說「國民以同化為目的，從本島統治之初到今日，其方針一點都沒有改變。」「不要產生因為有國民教育，就必須有義務教育這樣的結論。」或是「國語普及增進同化主義，要加入農、工、商的科目，將學生引導向實業的方向」將這些自己的主張加入，有如官僚般變色蟲的姿態。<sup>54</sup>

但是和教育方針相較，持地的影響，毋寧是小規模的成本削減。在 1904 年公學校規則改正的同時，將原有的師範學校廢校、指示限制增設公學校的方針、並且將公學校五十人的班級制改為六十人。持地在之後也著手修改修業年限，以修業的彈性營運為藉口，將近半數的公學校縮短為四年制。<sup>55</sup>在持地在任期間，對臺灣教育的貢獻，除了強化實業教育之外，還持續否決義務教育制度，對削減教育成本而言最為重要。

基本方針一面加強同化路線，削減成本也同時進行，此現象是當時時代背景的反映，在持地一連串成本削減政策，剛好在日俄戰爭爆發，特別要求經費削減的時期。然而一方面，俄羅斯的艦隊也許某時會到臺灣的近海的狀況下，培養忠誠心育卻被放棄在討論之外。這個時期的『臺灣教育會雜誌』可以看到兒童反俄的戰爭歌曲，模擬軍事研習動員這樣的行為盛行，也就可以理解。<sup>56</sup>

然而此類之政策，使從以前就存在的現場矛盾增強。擔任學務的官僚交替之際，就任者各自持有不同的方針。當然一方面就有教員發聲：「本島教育是以同化為目嗎？是以實學主義開發誘導為目嗎？這方面還是不明瞭」。<sup>57</sup>

<sup>53</sup> 「台灣教育沿革誌」二六一、二六四頁。

<sup>54</sup> 持地六三郎「台灣に於ける現行教育制度」（「台灣教育會雜誌」三一號，一九〇四年）一、二、五頁。

<sup>55</sup> 同上論文五、六頁。「台灣教育沿革誌」二八七頁。

<sup>56</sup> 清水岩生「戰爭遊戲包圍攻擊」（「台灣教育會雜誌」三三號，一九〇四年）

<sup>57</sup> 石田新太郎「台灣教育家の使命」（「台灣教育會雜誌」六一號，一九〇七年）二頁。

## 六、所謂「漸進」之折衷形態

1903年十一月，在如此之狀態中，台灣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民政長官後藤新平，在召集教員幹部們的學事諮詢會舉行演講。在此後藤有這樣的敘述：<sup>58</sup>

前些日子，關於教育，據說有希望聽聞當局者大方針這樣的人……事實上對於本官，所謂的大方針還沒確定。……

全世界的列強在佔領其土地以前，都需要五年或十年的預備。派遣傳教士，或是以其他的方法，預先就佔領必要之事做全面性了解。可是對本島的佔領，完全沒有預備。又大多數的內地人，對於所謂殖民地又是新版圖的統治，一點經驗都沒有。所以本島佔領時，統治上的建議堆積如山，所謂的大方針說，都是滔滔數萬言的大文章，沒有一個是可以採用的。……就所有的方針確立而言，很多的準備是必要的，因程序的不充分，要確定方針是很困難的。

根據後藤，以類型論來討論的法國或英國的殖民地統治形態，真實的情況很複雜的：「方針並非一定不變，因應時勢而變化。」所以面對教員的質問，他駁回的答案是：「諸君只要熱心於公學校範圍內，本官就很滿足了，在此以外的事，諸君可以不聽。」<sup>59</sup>

一方面論壇或議會，對台灣統治不斷的批判；一方面實務也令後藤非常忙碌，這是後藤如此回答的背景，他似乎對於這種抽象的政策討論感到厭煩。後藤對於不了解臺灣實情，就對臺灣統治論提出所謂「大方針」的論壇，批評得一文不值：「桌上的諸議論，皆是蓋著棉被，躺在房間裡思考之說。」<sup>60</sup>「迂腐的學者什麼都提不出來」。<sup>60</sup>這時候的他，就如次章所述，已計畫臺灣慣習調查，對欠缺實地調查，僅在桌上提出「大方針」的議論，他冷淡以對。

但是，後藤對教員們敘述到「教育方針雖尚在考量中，但公學校設立的目的已定，此即國語之普及」<sup>61</sup>儘管有力ークウッド派的宗主國語限制論，但在世紀轉換之際，英法開始的歐洲各國殖民地統治，教育的施行是通則。不相互爭執，要採取哪種路線，大概展開日本語教育是最大公約數。

<sup>58</sup> 「後藤長官の訓示」原文是漢字和片假名。

<sup>59</sup> 同上引文三、五頁。

<sup>60</sup> 後藤「台湾の実況」三三、二六頁。

<sup>61</sup> 「後藤長官の訓示」二頁。

但是「大方針」大體想在何時決定？對此，後藤有這樣的敘述：<sup>62</sup>

臺灣教育的方針就是無方針。如何以「代」來算？以二十五年為一代，就要七十五年；以三十年為一代，就要九十年，這樣還是無法真正瞭解民心。經過相當年限才能確立方針。現在是教導日本語的時代，但是並非以教導日本語為一定方針的時代。

依後藤之言，日本語教學居首，經過三世代再決定方針。但是 90 年這數字，事實上意味著方針無限期的懸而未決。

實際上，本國政府也存在這樣的意見。松方首相時代，法制局的文書，一面主張臺灣是「與英、法的印度、東京（灣）不同，比較近似德、俄的亞爾薩斯、洛林、波蘭」，一面又由「財政困難」和「風俗習慣不是輕易可以改變的」的認識為起點，認為「急治」不可行，提倡「漸化」。「急治」就是「全部的制度都與日本本國的民眾相同」；「漸化」就是一面繼續保存「舊慣」，一面以國語教育普及教導他們知識，以我國的習俗馴化他們。」總之，不可否定為了國防目的而同化，急遽的施行只會增加成本和招致原住者的反彈，一面舊慣持續保存，一面漸進同化的形勢，兩者可同時存在。沖繩或北海道也施行這樣的主張，不過徵收授業費這一點，視情況而定的都合主義傾向越來越強。經過這樣的過程，總督府學務課的內部文書提倡「教育的施設應該要依照同化主義嗎？或者是依照殖民地經營主義呢？如此的問題……沒有必要加以論斷。」<sup>63</sup>

關於臺灣的教育政策，有很多矛盾已是既成事實。重視「修身」和「國語」，強調培養忠誠心，但是徵收授業費。與內地相比，科目或是修業年限的縮小，在包含或是排除成為「日本人」間，發展出最差的折衷。非常矛盾的兩個方針：「無方針」乃至於「漸進」這種變色蟲式，同時存在、懸而未決。臺灣產生的形態，其結果在朝鮮也承繼發生，各方勢力的不滿，潛藏著對「舊慣尊重」型或「一視同仁」型所做的批判論。

最重要的是，這樣的教育政策，理當會招致原住者的反彈。武力抵抗在流血的鎮壓下，表面很平靜，但是力ークウッド所重視統治者的威嚴等，以曖昧的「無方針」或「漸進」路線，是無法達成這樣的期待。

<sup>62</sup> 鶴見佑介「後藤新平傳」第二卷三七三頁。

<sup>63</sup> 後藤「台湾協會設立に就て所感を述ぶ」八頁。

支配者無法確立權威，後藤抱持著這樣的苦惱。他在 1898 年的演講，有這樣的敘述：

……殖民地對本國人而言，究竟是殖民地或不是呢？必須不能持有此意向，如此經過三十年、四十年的壓制，直到不待鎮壓，開始有尊敬的習性，此時才變成本國所屬的版圖。但是悲哉悲哉，在此稍稍告知所不知的弊病。日本人和中國人的膚色沒有什麼不同，因此和荷蘭人、法國人、西班牙人等所持有的殖民地，面臨殖民地的情況相當不同，故始終要求其謹言慎行，以保有其品位，但要此新版圖人民向本國人表示尊敬，相信相當困難。若斷髮、穿洋服，起居一點也不變，形體不變，骨骼會不會較日本人優越等，此等人要讓他們對本國之人興起尊敬之意，何者是必要的呢？唯一只有精神吧！

這發言，與伊澤的說法相似吧？但是後藤的思想和伊澤的思想不一樣，日本鍍金似的西洋文明之類，臺灣人「斷髮、穿洋服，起居一點都不變」這程度，他們也都充分瞭解。恐怕不論現職的教員們，或原敬或持地等，也都相同。與歐美殖民地政策不同，要走縮小差異，也就是「日本人」化路線嗎？或學習歐美所稱，擴大差異，也就是選擇「殖民地」統治之道，複雜的爭論各有其理由。

日本對臺灣的統治，一直困擾著要用歐美或亞洲，二者中的那一種「他者」來對應呢？有著民族主義、認同使之疏離的經驗。可是現實的政策，終究非單方一廂情願可以決定，以最差的折衷固定下來。這樣出現的形態，終究沒辦法使原住者心服，到帝國崩壞為止，一直都是如此。